

〔清〕施鴻保著

張慧劍校

讀杜詩說

I207.22/90

0093/22

讀杜詩說

〔清〕施鴻保 著
張 慧 劍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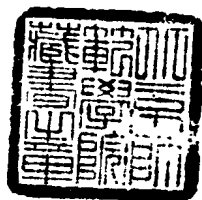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4108

944108



重印說明

本書原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這次重印,改正了一些不盡妥善的標點和個別錯字。

讀 杜 詩 說

〔清〕施鴻保 著

張 繼 劍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中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625 插頁 1 字數 170,000

1983年9月新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2,500

統一書號: 10186·353 定價(七): 0.90 元

關於《讀杜詩說》

《讀杜詩說》是一部手稿，書首題『錢塘施鴻保稿』，有清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年）著者自序。前幾年，我遊杭州，偶於豐樂橋一家書肆裏購得。

讀著者的自序，可以知道這是一部專對仇兆鰲的《杜詩詳註》糾誤的書。著者認為仇書雖有『援引繁博，考證詳晰』的一些特點，但『讀之既久』，就可以發現它『穿鑿、附會、冗贅處』還是很多，『且分章畫句，務仿朱子註詩經之例，裁配雖勻，而渾灝流轉之氣轉致扞格』。此外，訓釋字句也有籠統不明確的地方，所附的評論，立論也不盡允當，有些話并且好像是對原詩完全未曾理解。他平日讀仇書（仇註及諸家註），遇到這一類爲自己所不能同意的註釋，就隨手將自己的反駁意見簽註在書眉上，後乃移錄整次，成爲一份書稿，就是這部《讀杜詩說》。

《讀杜詩說》雖以糾論仇書各註的誤失爲主，也儘有許多地方，只是著者在自作考證，或伸說自己對杜詩的體會，與仇書各註實際並沒有關係。因此，我們也儘可以把這部書看做是施氏記錄自己多年研究杜詩的心得的一部札記。

讀完全書，可以看出著者是以『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治杜的，他要求適如其分地註釋杜詩，不贊成穿鑿。書中對仇書諸家註釋所作的詰難，如《沙苑行》條，駁盧元昌巨魚比安祿山說；《薛端薛復筵醉歌》條，駁張綖以秋井爲金井說；《對雪》條，駁黃生以書空一語爲影射房瑄陳陶之敗說；《寄

贊上人》條，駁盧元昌坐實有谷之谷爲同谷說；《聞夜》條，駁杜修可氏以《五更鼓角聲悲壯》爲典出彌衡故事說：大都是由反對穿鑿而起的。在《呀鶻行》條中，他同意仇兆鰲的《非復》不當作《迷復》之說；而進一步地說道：『今按此句斷當作非，若作迷字，句如何解？公詩註者，每因前人言無一字無來歷，即常用虛字，遇有可證，輒不顧詞理，以爲當從。如此迷字，註尙以避上複字，故定作非，其實公律詩複字尙多，況此本古體耶？』概括地說明了他在這一類性質的考論中所抱的旨趣。

他不贊成用纖巧的格律說來說杜，在《客舊館》條裏，對於所謂《孤雁入羣格》說曾加攻駁，認爲『此等瑣屑之格，乃晚唐及南宋時人所說，公未必知，即知亦必不效爲之也』。在《贈田九判官》條裏，又進一步地說道：『今按此等說，皆近纖巧，公當日決不有意，後人偶爾悟出耳；然或有意效之，詩必不工』。於舊註家因迴護杜詩的某些誤失而曲爲之解的做法，他也不贊成。在《送田四弟將軍》條中，他說：『一首詩裏有兩酒字皆在句脚，當是杜公偶然失檢；在《宿昔》條中，他說《微風倚少兒》句實是杜公用事偶誤：皆認爲不必曲爲之解。杜甫在詩中所說的話，有時是直訴實情，註家也往往爲作不必要的辯解，如《玉華宮》詩，有一句『不知何王殿』，施氏以爲杜公在途中沒有圖經、寺志可查，其『不知』當是實情，朱鶴齡氏對此反覆考辯，也不過是『推公太過，不欲謂真昧耳。其實此等皆無足重輕，不必曲爲之說』。書中評杜釋杜，其立論的平實大都類此。

關於字句的訓釋，著者要求講得具體，對諸家駁難時，同時也自立一解。如《病後過王倚飲》條，釋『酷見』爲『甚知』，釋『畜豪』爲『畜豕之肥大者』；《魏將軍歌》條，釋『金盤陀』爲馬額當籠

索綯結；《敬贈鄭諫議》條，釋『歲崢嶸』爲『歲之將盡』（按蔡夢弼註先已有此說）；《樂游園歌》條，釋『鞍馬』爲酒令名稱；《送元二適江左》條，釋『取次』爲『造次』；其中不乏具有參考價值的新見。著者有時并廣引杜甫本人的詩句來解釋杜詩，如《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條，釋『執熱』爲『極熱』；《行次古城店汎江》條，釋『白屋』爲普通人家的房屋，不當作旅店解；就是引了杜甫集中其他的詩句來作證明的。以此爲據，自然較具體，也較顯得有力。實際上，著者對於自己所作的一些與舊說歧異的解釋，也并不是完全自以爲是，有多處釋語加有『疑』、『疑卽』、『疑當作』一類的字面，說明著者對此還是採取了慎重將事的態度的。

杜詩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廣闊的生活內容，爲之講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著者對杜詩雖然作過多年的研究，有過不少發明，但其所見畢竟有限，體會與理解也未必都是恰當的。特別是著者因爲反對穿鑿，於舊註家對杜甫某些詩篇所作的較深的合理探索，體會不綽，往往不表同意，轉而從淺常處求解，這就不免削弱了那些詩篇的思想性。如《九日》詩：『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仇兆鰲的解釋，認爲是『酒闌以後，忽憶驪山往事，蓋嘆明皇荒遊無度，以致世亂路難也。末作推原禍本，方有關係』。著者不同意這個解法，并說：『公詩必求有關係，則穿鑿附會之弊滋矣。』這不能說不是著者反穿鑿中帶來的偏差。此外，書中有些議論和解釋，如《兵車行》條，論上一『君不聞』應作『君不見』，下一『君不見』應作『君不聞』；《新婚別》條，主張重排詩句的次序，將『婦人在軍中』二句移在『誓欲隨君去』二句後，并以『傳寫誤倒』爲疑；《信行遠修水筒》條，釋『裂餅』爲分瓜；都嫌

過於『膠柱鼓瑟』。對諸家駁難的意見，也有一些是牽強的，比較之下，實不如原註之義爲長的。又書中多處引述『邵（寶）註』，多誤爲邵長蘅說，當是偶然失檢。

著者施鴻保的生平，據本書自序與著者另一著述——《閩雜記》中所附的《施可齋先生傳》相互參核，可知施氏字可齋，浙江錢塘人，生一八〇四年（清嘉慶九年），卒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得年六十八。他年輕時，以秀才肄業杭州各書院，得到林則徐等的賞識，并曾與同郡沈祖懋、邵懿辰、馮培元等人結社西湖。中年後，因爲連應鄉試十四次都沒有中，對科舉灰了心，就出而旅食江西、福建各地，而以在福建的時間爲最長。自始入閩至客死福州，首尾凡二十七年。在閩時，同本地學者陳壽祺等有交往，《施可齋先生傳》曾記其住在福州陳氏家中時，『見所藏書板，手摩口誦，至於頭面俱黑，人傳爲笑』的故事。他的職業生涯，則一直是給地方官當幕友。當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國革命軍一部自江西入閩，連下閩西諸要邑的時候，著者正先後在汀州、上杭等地作幕，爲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曾給其地的州、縣官多方畫策抗拒，但並沒有能够因此而『置身通顯』，死時還是一個貧幕。

他的著述很多，據《施可齋先生傳》說：『有《春秋左傳注疏五案》六十卷；其訂正經史者，則有《炳燭紀聞》十六卷；解釋杜詩者，則有《讀杜隨筆》八卷，多發古人未發之覆。其他又有《閩雜記》二十六卷、《思忤錄》一卷、《可齋詩文集》若干卷，俱未梓。』《閩雜記》有一八七八年上海申報館排印本，已變更卷數爲十二卷。其他書稿，未聽說有傳本，大概都已散失。傳文中所說到的《讀杜隨筆》八卷，可能就是這部《讀杜詩說》，書名與卷數的不符，或是出於傳文作者一時誤記。因其書已佚，無可

對證，只有存疑。

本書是手稿本，毛訂五冊，分二十四卷，一至二十三卷，篇目次序同仇書，第二十四卷則是『總說』。據著者在此卷的小引裏說，『總說』分上、下二卷，因舊稿受水霉爛，不易辨識，只錄出上卷，『留下卷空紙，以備續補。』小引所記的年月爲庚午三月，第二年著者就病死福州，沒有來得及補出。今手稿本仍缺第二十四卷下卷。但下卷的部分篇目，著者曾記錄在卷末的空白紙上，據此得知著者準備補入的篇目，有《詩句誤倒》、《詩設問答》、《杜四弟考》、《杜姪考》、《表弟崔、盧又內弟楊考》、《杜族見詩》、《妹考》、《家諱考》、《題中稱謂》、《題中行數》、《題加承奉敬等字》、《詩常用不可解字》、《題稱人官》、《詩中連及語》、《題序各別》、《詩用成句》等。

如前所述，著者錄出這部手稿後一年就死，生前自不及多作校定，不可避免地會遺留下一些問題。有的是因屬稿倉促，訛引原文的：如卷二十《夜二首》條，訛《杜臆》的『佛家以前半月爲白夜』句爲『佛家以前半夜之月爲白月』。有的是誤以此註家說爲彼註家說的：如卷十九《秋日夔府詠懷》條，誤記盧元昌說爲黃生說；卷十七《秋興》條，辯『高閣』當作『宮闕』，誤以仇兆鰲說爲王嗣爽說；卷三《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條，誤張性演義爲王道俊博議。有誤記人名：如誤記『洞房昨夜停紅燭』詩作者朱慶餘爲鄭餘慶。此外如題誤、脫題、顛倒次序的情形也不能免，今皆一一校補。又手稿本誤字很多，所引杜詩原文，與仇書常不一致，大部分是著者誤記，如『春還』誤『春遠』，『從西下』誤『從西來』之類，其例不勝枚舉；也有少數是因爲所引的爲別本異文，故與仇書不合。今皆統一依仇

書校改。

有些問題不好解決，只好仍舊不動。如《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寺卿》條，說仇註引有《爾雅疏》『榆木無疵病』二句，查仇注並沒有這二句引文；又《石犀行》條，說『注：奔一作蒼，茫一作亡』，查仇注並沒有『茫一作亡』說；又《三絕句》條，說注有『蜀人名竹叢曰林簣』等二句，查仇注無。如一一加以校改，將成爲刪動原文，自當慎重。又如《寄董卿嘉榮》條，施氏駁仇氏所訓『射』字讀音的一段議論，是由於施氏自己誤記『高天憶射雕』的『憶』字爲『好』字而起。校易誤字，原議論就不好理解，而誤字又勢在必校，今惟有仍依校字例，改『好』爲『憶』，原文則仍舊不動。又施氏間有引據刻本誤字發表的意見，如卷二十一《大曆三年春四十韻》條，疑『環舟』當作『環洲』，其字本作洲，不作舟，所論自不貼合，但也只有仍舊不動。類乎以上所舉的情形還有一些，在這裏作一說明，不復一一舉例。

本書除第二十四卷『總說』外，原無題，今題是校者加的，目文是從手稿本的本文摘出的。

目前，文學界對於杜甫詩的研究正逐步深入，仇兆鰲的《杜詩詳註》在舊註本中比較完備，爲參考上不廢之書；本書既對仇書提出那麼多的意見，於杜詩研究工作當有不少用處。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約我將此書校訂一過，把它出版。現在將原稿大致情況，稍作說明如上。校者對於杜詩研習不足，所知很淺，又限於學識水平，校訂未淨和校訂失當的病誤一定不少，請讀者指正。

張慧劍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讀杜詩說

錢塘施鴻保稿

嘉慶甲戌余年十一初學作詩客有以錢箋杜詩託伯兄蔚林覓售者余得留讀一過覺其精深雄厚異于他人之詩後數年又于段秋谷姊丈處得讀朱長孺杜詩補註益知杜詩用事之博且知自唐以來註杜詩者之多然

讀杜詩說

卷一

錢塘施鴻保稿

○游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仇滄柱詳注以下但天闕二字古本作闕蔡興
本宗本從之楊升庵亦謂天闕雲臥乃倒字
作對田家本或作天闕或作天闕美而漢
据史記天官書改作天開似皆未要此從朱

讀杜詩說目錄

自序

卷一

游龍門奉先寺	三
題張氏隱居	三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四
臨邑舍弟書來	五
假山	五
李監宅	六
贈李白	六
贈特進汝陽王	六
飲中八仙歌	八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八
故武衛將軍挽詞	九

卷二

樂游園歌	九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一〇
杜位宅守歲	一一
敬贈鄭諫議	一一
兵車行	一二
前出塞九首	一二
送高三十五書記	一二
送韋書記赴安西	一三
曲江三章	一三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一四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	一四
麗人行	一七
虢國夫人	一七

卷三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一八
重過何氏五首	一八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納涼	二〇
醉時歌	二〇
漢陂行	二〇
漢陂西南臺	二二
贈田九判官	二三
投贈哥舒開府	二三
寄高三十五書記	二三
病後過王倚飲	二四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二五
崔駙馬山亭宴集	二六
示從孫濟	二六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	二六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事	二七
奉贈太常張卿垆二十韻	二八

卷四

沙苑行	二八
橋陵	二九
去矣行	二九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二九
夏日李公見訪	三〇
天育驃圖歌	三一
魏將軍歌	三一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三三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三三
後出塞五首	三四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三四
白水崔少府高齋	三五
三川觀水漲	三七
月夜	三七
哀王孫	三七

卷五

悲陳陶	三六
對雪	三六
元日寄韋氏妹	三六
春望	三六
一百五日對月	三六
哀江頭	三九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三九
雨過蘇端	四〇
自京竄至鳳翔	四二
送樊二十三侍御	四二
述懷	四二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寺卿	四三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四三
哭長孫侍御	四三
獨酌成詩	四三

卷六

徒步歸行	四四
九成宮	四四
玉華宮	四四
羌村三首	四五
北征	四五
行次昭陵	四五
彭衙行	四六
收京三首	四七
臘日	四七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詩	四八
紫宸殿退朝口號	四九
題省中壁	五〇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五〇
曲江陪鄭八南史飲	五一
曲江二首	五一

奉贈王中允維	五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	五
因許八寄江寧長上人	五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五
送李校書	五
偁側行	五
贈畢四曜	五
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	五
瘦馬行	五
義鵲行	五
端午日賜衣	五
贈高式顏	五
早秋苦熱	五
至日遣興	五
冬末以事至東都	五
閨鄉姜少府設鱸	五

卷七

戲贈閨鄉秦少府短歌	五
不歸	五
贈衛八處士	五
洗兵行	五
新安吏	六
潼關吏	六
石壕吏	六
新婚別	六
垂老別	六
無家別	六
夏日嘆	六
佳人	六
遣興五首	六
秦州雜詩	六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	六

卷八

寄贊上人	六
雨晴	六
歸燕	七
苦竹	七
廢畦	六
秋笛	六
蕃劍	七
送遠	七
佐還山後寄	七
從人覓小胡孫	七
秋日阮隱居致薤	七
秦州見勅目	七
寄彭州高使君	七
寄岳州賈司馬五十韻	七
寄張山人彪	七

卷九

寄李白二十韻	四
所思	五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五
發秦州	五
法鏡寺	六
龍門鑲	六
積草嶺	六
七歌	七
發同谷	九
鹿頭山	九
成都府	九
酬高使君相贈	八
卜居	八
從韋二明府乞綿竹	八
于韋少府處乞大邑瓷盃	八

堂成	八二
蜀相	八一
有客	八二
賓至	八二
田舍	八二
江村	八三
杜鵑行	八三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八四
戲爲韋僊雙松圖歌	八四
南鄰	八五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八六
贈蜀僧聞邱師兄	八七
西郊	八七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	八七
客至	八八
遣意	八八

卷十

漫成	八九
朝雨	八九
惡樹	八九
江畔獨步尋花	九〇
聞斛斯六官未歸	九〇
野望過常少仙	九一
送裴五赴東川	九二
枏樹爲風雨所拔嘆	九二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九二
石犀行	九三
百憂集行	九三
徐卿二子歌	九三
戲作花卿歌	九四
草堂卽事	九四
陪李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卽日成	九四